

溫
州
經
籍
志

溫州經籍志卷二

瑞安 孫詒讓 編

經部

書類

宋

何氏

逢原書解

經義考八十一

佚

經義考八十一

案何氏書解經義考與分水何逢原尚書通旨分別著錄

通旨

十四卷然梅谿後集二十九何提刑墓誌及舊府縣志並未載惟

湯氏永嘉志彙藝文錄據經義考補錄今亦存之以備攷

陳氏

鵬飛

陳博士書解

三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七宋史藝文志一焦竑國史經籍志二投經圖書四經義考八十

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七引中興藝文志紹興時太學始建陳鵬飛爲博士發明理學爲陳博士書解

直齋書錄解題二陳博士書解三十卷禮部郎中永嘉陳鵬飛少南撰秦檜子熈嘗從之遊在禮部時熈爲侍郎文書不應令鵬飛輒批還之熈浸不平鵬飛說書崇政殿因論春秋毋以子貴言公羊說非是檜怒謫惠州以歿今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序於文侯之命其言驪山之禍申侯啟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己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償怒鄭桓公友死於難而武公復娶於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恥難矣嗚呼其得罪於檜者豈一端而已哉

葉適陳少南墓誌銘少南自爲布衣以經術文辭名當世教學諸生數百人其於經不爲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覆詳至

而趨於深厚今世所刊曰詩書傳者是也

水心文集十三

時瀾尚書解序書說之行於世無慮數十家其中顯著者不過河南程氏眉山蘇氏與夫陳氏少南林氏少穎張氏子韶而已然程氏溫而邃蘇氏奇而富陳氏簡而明林氏博而贍張氏該而華皆近世學者之所酷嗜

案陳郎中鵬飛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所著書解元董鼎書傳輯錄纂注引之

鄭氏

伯熊

敷文鄭氏書說

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十一經義考八十一

存

李調元函海刊本錢儀吉經苑刊本遜學齋臧舊鈔本

陳亮序余聞諸張橫渠曰尚書最難看蓋經義考八十一無此字據龍川集十四補難得胸臆如此之大若祇解文義則不難自孔安國以下爲之解者殆百餘家

隨文釋義人有取焉凡帝王之所以綱理世變者蓋未知其何如也永嘉鄭公景望與其徒讀書之餘因爲之說其亦異乎諸儒之說矣至其胸臆之大則公之所自知與明目者之所能知而余則姑與從事乎科舉者誦之而已

龍川集十四經義考八十今所見舊鈔本吳省
蘭藝海珠塵本李調元函海本書說並無此序

雲谷胡氏序書自孔子刊定所存僅百篇帝王之軌範悉備不幸火於秦傳注於漢而堯舜禹湯文武傳授之奧旨與夫皋益伊傅周召警戒之微機雖老師宿儒皓首窮經枝辭蔓說汗牛充棟曾不能髣髴其萬一而世無所考證至於今千有餘歲矣心本同然理不終泯自伊洛諸先生力尋墜緒遠紹正學而數文邨公得其傳焉探聖賢之心於千載之上識孔子之意於百篇之中雖不章解句釋而抽關啟鑰發其精微之蘊深切極至要皆諸儒議論之所未及亦可謂深於書者歟學者於此優游玩味之則思過半矣嘉定癸未四月

經義考八十舊鈔本茲
海珠塵本無此序函海本

則改竄數字易題李調元序
尤爲謬妄今據經義考正之

四庫全書總目十一鄭敷文書說一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宋鄭伯熊撰伯熊字

景望永嘉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累官吏部郎兼太子侍讀國子司業宗
正少卿以直龍圖閣出知監國府卒諡文肅其詩文有景望集今已不
傳此乃所作尙書講義皆摘其大端而論之凡二十九條每條各標題
其目浙江通志稱伯熊邃於經術紹興末伊洛之學稍息伯熊復出而
振起之劉壎隱居通義亦謂伯熊明見天理篤信固守言與行應榮此
劉壎
引葉適溫州
新修學記語蓋永嘉之學自周行己倡於前伯熊承於後呂祖謙陳傅
良葉適等皆奉以爲宗是書雖爲科舉而作而尙不汨於俗學惟誤信
書序謂眞孔子所作故於太甲序則以爲體常盡變存正明權得春秋
之法於泰誓序則以爲經稱十三年者誤當依序作十一年於洪範序
則以爲所稱勝殷殺紂亦誅獨夫紂之義皆未免牽合舊文失於考證

然其大端醴正如釋作服汝明則發明服以象德之義釋俶擾天紀則推言天人相應之機大禹謨言謙受益滿招損仲虺之誥言好問則裕自用則小皆能反覆推詳以明其說於經世立教之義亦頗多闡發有足採焉

朱子語類七十九黃義剛問鄭敷文所論甫刑之意是否曰便是他門

都不去考那贖刑如古之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者又曰但是他其中

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多好說話不可不知

案書說呂刑篇云古者重刑無贖到

穆王好巡幸無財用遂造贖法五刑皆有贖聖人存此篇所以記法之變然其間亦多好語有不輕於用刑底意先儒論流宥五刑謂刑之重者金作贖刑謂刑之輕者又曰重刑不可贖金贖者輕朴二輕刑耳是朱子此論乃取鄭說而申述其意然語頗隱晦反類駁難故錄書說原文俾相證明焉

案鄭文肅公伯熊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

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所著書說凡二十六條

提要作二十九條誤以

書傳輯錄纂注所引永嘉鄭氏說校之悉合今所見舊鈔本及李氏刊本書尚並題宋鄭朴撰誤也其書綜論大義推闡最爲明暢閒亦糾正儒先舊詁如釋皋陶謨三就三居則駁正鄭康成王肅及僞孔傳說釋允征倣擾天紀則駁正蘇軾書傳說是也至其據太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謂經稱十三年當依序文作十一年并引史記以證之又謂一月壬辰者蓋武王伐紂之時已不用商正其說並精塙 四庫提要譏其誤信書序謂真孔子所作爲失於考證然今所傳古文尙書雖東晉人僞作而百篇之序則西漢時古文今文兩家皆有之本無可疑提要爲紀文達昫所纂文達力攻古文復劾及書序故其言如是非篤論也

又案葛屨溫州府志載文肅官秩云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乞

外以龍圖閣知寧國府卒

龍圖閣上尊直字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並同

凌迪知

萬姓通譜二百七則云歷黃巖尉婺州司戶隆興初召試正字

除太常博士出爲福建提舉魏王府司馬除吏部郎兼太子侍

讀

陳駿中與館閣錄七著作佐郎鄭伯熊乾道二年六月除四年六月爲吏部員外郎是文肅除吏部郎之前又有著作佐

郎之拜又宋元學案三十二云魏王府司馬自劾去改宗正少

江西提刑奉祠起知婺州入爲吏部郎亦較統譜爲詳卿以直龍圖閣知寧國府文肅知寧國府後移知建寧府卒見

語集五送鄭景望赴國子丞詩序並不云直敷文閣然朱子語類載黃義剛問

已稱鄭敷文吳子夏荆谿林下偶談四亦云鄭敷文大儒也名伯熊此書今所傳鈔刻各

本卷尚亦並題敷文鄭氏書說豈文肅卒後追贈之官乎宋制

有學士有直學士有待制有直閣或文肅卒後復贈敷文閣待制也

王氏

十册

尚書解陳世善堂藏書目錄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經義考八十一國史經籍志二作王龜齡書解

佚

經義考八十注曰未見

汪應辰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公有尙書春秋論語孟子講義皆指授學者未成書也

汪文定集二十
二梅溪集附錄

案梅溪王忠文公十朋宋史三百八十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道光樂清縣志名臣傳並有傳汪玉山作墓誌載忠文有尙書講義尙未成書而不云有書解疑卽忠文卒後門人以尙書講義編定改名也其書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有鈔本則是書明時尙存然流傳頗少故何文淵作梅谿集後序云少時讀王先生注釋輯五瑞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諸篇而知先生之學邃於經宣德庚戌出守溫郡求之得先生文集而缺注釋經傳之言蓋何氏僅據他書所引之語亦未見其全書也

薛氏

季宣

書古文訓

萬厯溫州府志十
七作書古文訓義

十六卷

千頃堂書目一宋史藝文志補四庫全書總目十三

存通志堂經解本

昔者子夏學書見於孔子子曰商也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彈琴瑟歌詠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慨喟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闕其門而不入其中覩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矣是故典故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舉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者書之大

義舉矣夫子於商之書謂之表所以語曰謂之義自以填然正立一時
三語若不相侔然則帝王之書其不可識矣君子察於三者而後可以
言書今天之昭明地之博厚而人之靈於萬物匹夫匹婦無不固已
知之至於風霆雨霽之迭興海岳山河之流峙所以知之蓋鮮喜怒哀
樂出乎爾者其靜其作則或自知之不暇不察乎近孰明乎遠不得乎
身何以論古之人是故以書學書書而已遺書學書非書矣不以不遺
未足與於書之旨以而遺之從之不可或庶幾乎書之大義云爾子言
之也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
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敬焉
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
成文者其惟洪範乎堯舜之命受於人湯武之命受於天不讀詩書易
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語之不切見諸

言外斯言之辨可以觀於

良齋浪語集三十無此字

虞夏商周之書矣走之於書學

焉不如子夏觀焉何敢望回世無孔子則將何所取正述而藏之以待

能者其

浪語集作則

庶乎以書觀書者矣隸古定書最古孔氏文義多本伏

生之說唐明皇帝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詔文多踳駁古文是訓不勞乎是正之也書序出於孔子旨自有在詮次百篇之後將以歸於古學好古之僻走何辭焉昔孔子學琴操而得文王之形季子聞樂音而知其國之政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序篇端論以讀書之法永嘉薛

季宣

莊述祖校薛氏書古文訓古文序述祖欲以古文籀篆參校五經困於吏事不克就尙書自衛包陳鄂改後尤多俗字薛季宣古文訓自謂隸古定書以致郭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聲韻不盡合且隸古轉寫失真亦頗補綴古文最晚出本也晁公武謂呂大防得古文尙書本於宋次

道王仲至家不識卽此本否隸古定書釋文刪改略盡惟梓材正云數

古塗字爲梅賾本書而書古文訓巡說文作敷郭夏集尙書古文數無

塗讀

古文四聲韻引

是諸家所謂古文尙書非隸古矣隸古已不可

得見又何論漆書況孔壁舊簡漢時諸老先生難言之今屢經俗儒所

夏定猶沿其名曰古文視之科斗書則以爲大怪亦習而不察耳古文

學久廢師失其讀後進穿鑿日以茲譌薛氏以古改隸非以隸讀古要

好事者所爲然古文賴是而廩存正昌黎所謂得其據依可講者閒襍

小篆靡以俗文今校去其舛駁字畫偏旁不失六書之義以拾殘補蕪

備小學一家則余區區慕古之心所庶幾萬一也從兄子經饒精籀篆

古文適余濰陽遂屬成是編并寫定以臧諸家塾云

珍藝宦文鈔五

四庫全書總目十三書古文訓十六卷

內府臧本

宋薛季宣撰季宣字士龍

號艮齋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紹興二十九年甫十七卽從荆

南帥辟寫機宜文字調鄂州武昌令以王炎薦改知常熟縣入爲大理寺主簿進大理寺正知湖州乾道元年遷知常州未上卒然宋人多稱爲薛常州未之詳也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是編所載經文皆以古文奇字書之案孔壁蝌蚪古文漢時已佚無人見其書蹟後漢書杜林傳稱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云云此言漆書古文之始又儒林傳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作解云云今賈馬鄭之注俱不傳然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稱馬鄭所注竝伏生所誦非古文也隋書經籍志亦稱杜氏所傳與賈馬鄭三家所注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然則當時所謂古文已非今本五十八篇之全矣郭忠恕作汗簡所引有古尙書玉海載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尙書刻版沈括夢溪筆談稱宋太宗得古本尙書改雲夢土作父爲雲土夢作父均

不言所自疑公武讀書志稱古文尙書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核陸氏釋文雖有小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見制字之本云云亦不言宋王之本何來考顏師古匡謬正俗引古文尙書戮作翦誓作斲則唐初卽有此書又冊府元龜載天寶三載詔曰先生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奧義前代或以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譌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尙書應是古體文字竝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之書府云云是宋王二氏所傳宋太宗所得卽郭忠恕所見本忠恕所見卽唐內府本也然隋志稱晉世祕書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是唐初古尙書已以元宗時何以仍在祕府惟魏江式論書表中稱所撰古今文字四十篇采孔氏尙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等書似其時河北尙有傳本然經典

釋文敘錄稱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文今朱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是式所據者卽出此元宗祕府所藏正是本耳陸德明已先辨之何宋人又紛紛崇尚乎季宣此本又以古文筆畫改爲今體論讓謹案東晉古文尚書孔安國序自稱隸古定陸德明釋爲隸寫古文唐宋時所傳古文雖又非僞孔本然顏師古諸人所引古文並爲隸體足證其非篆書良奇形怪態不蕭此本一沿舊本別無更定此謂其改古文爲今體非也可辨識較篆書之本尤爲駭俗其訓義亦無甚發明朱子語錄謂其惟於地名上用功頗中其病故雖宋人舊帙今亦無取焉

通志堂經解目錄書古文訓十六卷宋永嘉薛季宣士龍撰純以古字寫之何焯曰焦氏家藏宋本今歸東海

朱子語類七十八薛士龍書解其學問多於地名上著功夫 薛士龍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疑它曾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

陳傅良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薛公行狀公有書古文訓若干卷詩性情說若干卷春秋經解若干卷旨要一卷中庸大學說各一卷論語小學若干卷其經說不並依先儒

止齋文集五十一

黃震慈谿黃氏日鈔五盾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近世燭湖孫季和主薛常州土龍之說謂常州考以地理羿拒太康據其都太康不知所終仲康乃之洛地自立今拱州太康縣是也仲康既在五弟之數僭于洛汭不在舊邦不爲羿所立明矣是太康失邦自在河北仲康別立自在河南仲康沒而相繼之羿使其子澆侵相於河南相遷于帝丘後竟滅之相后方身逃歸有仍生少康夏乃中興此說與經文距於河五弟御其母以從之說合

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宅馮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曰大爲民荼毒也

惠棟九經古義三尚書中如方鳩倂功方施象刑方告無辜漢儒皆引

作秀薛宣古文方字皆作

案惠書舉薛氏名皆誤單作宣

武成惟一月壬辰秀亦魄

張霸偽武城云惟一月壬辰秀亦霸說文曰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

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霽聲周書哉生霸棟案今薛宣古文魄作

古戟字未詳

案夏竦古文四聲韻五入聲二十二陌字注古尚書丁度集

韻十入聲十九鐸字始生三日又二十陌霸月始生古作

蓋皆本隸古武成也惟說文三千部字注云不順也从干下

口部之也並非古文戟字惠說誤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序自唐至今有集古篆繕寫之尚書號壁中本

經典釋文敘錄曰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

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按此則自唐

以前久有此僞書蓋集說文字林魏石經及一切離奇之字爲之傳至郭忠恕作古文尙書釋文徐楚金賈昌朝夏竦丁度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宋公序朱元晦蔡仲默王伯厚皆見之公武刻石於蜀薛季宣取爲書古文訓此書僞中之僞不足深辨今或以爲此卽僞孔序所謂隸古者亦非也 一堯典曰若稽古蔡氏沈云曰粵通古文作粵云古文者謂宋時宋次道王仲至家古文尙書晁公武刻石蜀中薛季宣據之爲書古文訓者也宋人多誤認此爲壁中真本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困學紀聞曰晁景迂云古文定作正開元誤作定玉裁按晁氏所謂古文卽宋次道王仲至家之古文尙書薛氏季宣書古文訓作正是也此竊史記正字耳衛賈馬鄭本自作定

阮元尙書注疏校勘記序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校古文尙書上之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

季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按釋文序錄云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季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晁氏又云以古文尙書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八九其爲贗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

案良齋書古文訓所載經文出于東晉僞古文旣行以後 四

庫提要及段氏尙書撰異阮氏尙書校勘記論之詳矣然此本

雖晚出尙在天寶以前未經衛包刊改阮氏疑爲郭忠恕故書

正字轉藉此存其一二卽以堯典一篇覈之曰若稽古曰作粵

與李善文選東都賦注所引合曰放勳勳作勳與說文卣部殂

字注引勛乃俎合允恭克讓讓作攘與漢書藝文志合平秩東
作秩作豔與說文豐部注合以殷仲春仲作中與史記五帝本
紀合平秩南訛訛作偽與漢書王莽傳及影宋本經典釋文周
音義合寅饑納日饑作淺與集韻二十蟹引馬融讀合鳥獸毳
毛毳毛作毳毳與說文毛部毳字注合其工方鳩僂功鳩作迷
僂作屨與說文毛部迷字注合象恭滔天恭作龔與漢書王尊
傳合蕩蕩懷山襄陵懷作襄與漢書地理志合有能俾乂乂作
雙與說文辟部雙字注合明明揚側陋揚作敷側作仄與文選
宋書恩倖傳論注合若此之類並根據輿博或尙魏晉舊文之
僅存者未必盡出於掇拾倘得振奇好古之士博稽精覈存其
雅正及其詭異勒成一書不猶瘡于誦術包陳鄂諸人展轉改
竄之本乎

又案此書通志堂所刊本何氏焯謂出于宋本其第一卷失第
四葉所缺經文二十三字遂不可攷其他字形舛誤往往彼此
互異良由隸寫古文筆畫奇詭既非寫官所能摹復非淺儒所
能校非以說文古籀及羣書援引壁經逸字互相讎覈不能復
隸古之舊也至段氏撰異于堯典宅嵎夷下曰按徐楚金說文
繫傳云古文尙書夷作鐵案見說文繫傳十此所云古文尙書
者蓋卽後來郭忠恕所定遞傳至宋次道王仲至呂微仲晁公
武薛季宣者也從各書鈔撮而成此條誤認今文爲古文不足
深辨云云今檢此書作宛嵎巨凡此本夷繫傳所舉與此不同
當別有所出段謂卽此本誤矣

又案永嘉諸儒其學問淵奧莫如良齋書訓彙括舊詁推闡大
義不肩肩于章句至偶涉攷證則援据邇爲該博如釋益稷之

俞山援許叔重說謂卽會稽

許說見說文
岫部念字注

釋甘誓之倂僂謂倂

囚奴也卽男子入于罪隸

此周官司厲文鄭
注亦引書爲說

釋梓材之嫗婦引

小爾雅訓嫗爲妾婦之賤者

見小爾雅廣義原文作屬與今文
書同此依隸古經文改也馮孔傳

亦同此說孔疏未
引小爾雅爲證

以別于上之敬算釋無逸之祖甲宗鄭康成

說以祖甲爲武丁子席舊說以祖甲爲太甲之非

此今文尙書
說見漢書

平成傳本疏引王肅說太平御覽八
十一引帝王世紀及馮孔傳並同

若此諸條並精塙不刊至

於良齋生平精究輿地之學所著地理叢考九州圖志今並不

傳其訓尙書凡涉地學無不剖析詳覈禹貢山川尤所致意雖

以三江爲婁江東江松江沿庾鄞之譌說

此鄞道元水經注二
十八引庾仲初揚都

賦說蔡氏書集傳因之揚都賦良齋
謂蔡山在雅州嚴道縣盤

誤書爲吳都風蔡傳亦不能正也

班鄭之塙詰

此歐陽忞真地廣記成都府路州下說
鄭注援漢晉地理志以蔡蒙爲一山

蒐摭旣多

踳駁不免然自此以外則大都精審厥後蔡仲默作書集傳所

釋地理大半沿襲薛訓罕有刊易朱子雖譏其多于地名上著
功夫而所作學校貢舉私議臚列諸儒經說其尙書十家薛氏
居其一則未嘗不心折是書矣

又案經義考八十一有良齋定齋二先生書說三十卷朱子按

良齋者薛氏季宣定齋者謝氏諤不知何人合刻謝諤新喻人見周必大平

園續集二十八謝公神道碑據此是良齋此書宋時又有合謝氏書解刻之

者然今未見傳本經義考八十一又有蕭瑛集永嘉先生尙書精意九卷所謂永嘉先生者不知何人附識

此於

宋氏晉之禹貢講義

一卷攻媿集一百九

伏

洪範講義

卷一百九

佚

陳氏

傅良

書鈔

國史經籍志二
經義考八十一

佚

經義考八十
一注日未見

案止齋陳文節公傅良宋史儒林傳四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
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戴氏

溪

書說

經義考
八十三

佚

經義考
八十三

案岷隱書說據宋史本傳益亦嘉定初應景獻太子命所作

陳氏

梅叟

書說

書傳輯錄纂注一國史經
籍志二經義考八十四

佚

經義考
八十四

萬厯溫州府志十宋進士淳熙甲辰衛涇榜陳梅叟永嘉人黃侔有尙

書說

案董氏書傳輯錄纂注卷首列引用書名有陳氏梅叟書說

戴氏蒙

書說經義考八十二

佚經義考八十二

案經義考九十四別有戴蒙禹貢辯一卷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無卷數佚

與陳潛室禹貢辯書名卷數悉同而通志府縣志並不載宋以

來書目亦未見箸錄疑涉陳書而誤載今不據補入

陳氏植禹貢辯

一卷經義考九十四。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無卷數

佚經義考九十
四注日未見

案潛室陳先生植朱子弟子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

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所著禹貢辯今無傳本惟

木鐘集有論禹貢數條云以禹貢九州之次攷禹治水次第豈其道里之使然耶要必有說問冀爲帝都自帝都而左旋北而

東東而南南而西西而北口

永嘉志空格作此

紀事之法非施功次第

答

禹貢既分天下爲九州又分爲五服莫是分州爲貢賦設建

服爲諸侯朝見設

問

古以封建治天下分州以爲經分服以爲

緯每州爲二百一十國有方伯連帥以統之此其經也至其朝

也則不論州而論服若各隨道里遠近爲疏數之限因四方而

分四時此其緯也經緯之分錯所以相持而法難壞

答

禹貢賦

法如何

問

九等賦法不是槩以此取民只是將諸州所管之賦

比較其高下如此猶今日某路管幾賦一般若是各以一等取

民則一州之廣其田豈無肥瘠如何一律輸賦便有不均之患

答

今錄於此以見其概

洪範解

一卷經義考九十六。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無卷數

佚經義考九十六

書說

二卷朱子晦菴續集三

佚

案經義考及舊府縣志塵載禹貢辯及洪範解而不載書說攷晦菴續集三荅蔡仲默書云陳器之書說二卷今漫附去是其書朱子嘗見之也今據補入所謂二卷者或卽禹貢辯洪範解兩書合爲一帙耳

戴氏仔書傳經義考

佚經義考八十三

戴氏

侗

尙書家說

經義考八十三

佚

經義考八十三

孔氏

夢斗

尙書本義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孔通判夢斗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有傳

繆氏

圭一

書說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二經義考八十四元史藝文志一。萬縣溫州府志十七作尙書通考

佚

經義考八十四

元

陳氏

至

書傳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陳氏

剛

禹貢手鈔

一卷

經義考九十四

佚

洪範手鈔

一卷

經義考九十六

佚

經義考九十六

案潛齋陳先生剛萬厓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平陽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劉氏

清

尙書古義

萬厓溫州府志十七

佚

蔡璞東甌詩集七劉清字惟寅永嘉人安節先生裔孫

千頃堂書目二

中庸章句詳說下

劉清永嘉人明初隱居不仕

明

鮑氏

戲

壁經要略

經義考八十八

佚經義考
八十八

案鮑郎中麒萬厯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宦業傳並有傳

張氏孚敬金滕辨疑

一卷經義考九十七。千頃堂書目二無卷數

佚經義考九十
七注目未見

案羅山張文忠公孚敬明史一百九十六目標張璉雍正浙江通志

名臣傳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蔡氏瓚書經會源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作會元誤此依雍正
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一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八卷雍正浙江通志
二百四十一

佚

案蔡訓導瓚乾隆溫州府志循吏傳乾隆平陽縣志孝友傳並

有傳

蔡氏

立身

刪補書經注

經義考九十

佚

經義考九十
注日未見

案蔡知州立身訓導瓚子乾隆溫州府志循吏傳乾隆平陽縣

志宦業傳並有傳

葉氏

取

尙書翼訓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葉處士耿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文

苑傳並有傳

國朝

朱氏

世杲

書經集解

九卷

嘉慶瑞安縣志九

未見

嘉慶瑞安縣志七朱世杲鴻瞻父廩生贈宣平訓導九書經集解九卷

國朝朱世杲撰禹貢圖歌已梓

周起辛宣平司訓默齋朱公墓誌銘先生諱鴻瞻姓朱氏世居瑞安之
山腰里二十世祖析居北郭東河曾祖文學瑞川公祖華巖公生先生
父東澄公爲郡文學翹楚有隱德以長繼伯祖華嶽公後生先生

案乾隆溫州府志十九別載禹貢集解注瑞安朱杲東昇著通
志及瑞安志並無之蓋卽朱世杲書已梓之禹貢圖歌修志誤

複載耳

葉氏 廷瑞

尙書總義跋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

佚

孫氏

希旦

尙書顧命解

一卷

嘉慶瑞安縣志九

存

此篇注疏及蔡氏集傳之說多所未安希且少嘗讀而疑焉蓋二十年于茲矣近因亭林顧氏之說取經文反覆而推究焉乃若頗有以得其義於是徧考經解諸家之說則見其與注疏蔡傳初無以異惟薛氏吳氏於受同之說則希且所自幸以爲得之者而二家已先言之焉至於他文尙沿舊義爰以鄙見竊爲疏解以俟後之君子其中文義易曉及蔡傳之所已得者則不復出云

卷端小引

某校禮記集解舉復求先生說經之書於其家得尙書顧命解一卷顧命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又受黃朱圭幣之獻宋睂山蘇氏疑焉謂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晁公武曰蘇氏之說又本於蘇氏覺覺仕元祐時而石林葉氏曰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召公權一時之宜正君臣之分禮之變非禮之失也止齋陳氏亦以爲召公舉公皆盛德大老豈不知禮蓋見周公以

叔父之親擁戴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公之忠誠則王室幾搖故於康王之立特爲非常之禮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意遠矣東萊呂氏同此說蘇氏之論主於守經而不知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天子之禮又與諸侯不同未可援喪服行冠禮及春秋諸侯之禮推之也葉陳呂氏之說出於達權是又不免以後世功利之見求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未必其果有合也且成康之世固周家太平極盛時也又曷爲有不得已而創此非常之禮哉朱子以爲易世授受國之大事當嚴其禮此誠千古不易之論矣其言王侯以國爲家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喪也則猶未盡卽乎天理人心之安者也康侯胡氏又云是時成王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於是成服而宅憂不知天子七日而殯既殯而成服自乙丑至癸酉凡九日殯已三日矣而猶未成服豈有

是哉此皆求其說不得而強爲之辭者也亭林顧氏直謂其中有脫簡
詳見日知錄先生讀而疑之又取經文反覆而推究焉而其說加備至
於疏解它文補正舊說所未盡者皆由參考禮經得之而益知先生三
禮之學通之諸經而無弗協也刻禮記集解成遂以此附卷於後以廣
其傳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刊正補輯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
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至哉言乎余刻是解故又
備述宋儒之說於此以俟學者審焉同治戊辰三月族子某謹跋

仲父
止庵

先生
跋

榮敬軒孫編修希且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有傳顧命解據艮
齋薛氏書古文訓草廬吳氏書纂言說定受同爲禮醮之儀而
廣其義云孔傳謂受同以祭於是後之說者皆以受同爲祭先
王夫喪中固無祭若以爲告祭則亦必有祝以接神又必有告

神之辭而此皆無之蓋此爲成王傳顧命於康王而非有所告於成王也何祭之有士昏禮父親醮子而命之蓋醮之者所以禮之也父將以大事命其子必先有以禮之親迎且然況傳之天下乎故大保之同所以爲成王禮康王者也大保爲成王禮康王猶士昏禮奠菜老醴婦于房中之義也其說根據禮經邛爲明塙惟疑吉服傳命釋冕反喪於禮未合故從亭林顧氏說見日知錄二謂書文有脫簡自狄設黼辰綴衣以下當屬之康王之誥爲明年正月康王卽位朝諸侯之事則後學所不能無疑者班固白虎通義爵篇云王者旣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尙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同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同稱王以接諸

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可曠
年無君故踰年乃卽位改元以名年年以紀事君統事見矣
而未發號令也何以知踰年卽位改元也春秋傳曰以諸侯踰
年卽位亦知天子踰年卽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卽事天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王制曰夫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絳而行事春秋傳曰天子三
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尙書曰高宗諒闇三年
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
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
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
以上並通義文其釋此書爲卽繼體之位于義最精蓋天下不可一日
無君故於既殞之後一日卽行傳命授位之禮

王制天子七日而殯鄭康成注

曲禮謂大人以上皆以死之明日數今成王以乙丑崩由丙寅
數至癸酉適得八日故書疏引鄭書注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
此經狄設讎辰綴衣卽蒙上癸酉以正大統而杜覲覲其儀節
伯相命士須材故知爲殯後一日以正大統而杜覲覲其儀節
蓋視逾年卽位稍爲疏略春秋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
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公羊穀梁皆謂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
卽位定公時雖權臣執命而二傳於此無貶詞亦可證柩在殯
可行卽位之禮矣漢藝文志載尙書脫簡止有酒誥餘篇未聞
至於此經之義求之古訓本無違悖亦不必定爲脫簡而後可
通亭林命世大儒編修禮學亦爲吾鄉之冠然知者干慮不無
一失故輒陳評論竊坵康成讚辨二鄭之義焉近儒陽湖顧敬
大奠山房文彙
初集二有顧命辨云顧氏曰未沒喪不稱君今書曰王麻冕黼
裳是踰年之君也卒哭而耐今書曰諸侯出廟門俛是既耐之
後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書曰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
率西方諸侯是既葬之後也敬按公羊傳始終之義一年不二
君故未葬稱子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孝子之
心則三年不忍當故諸侯于封內三年稱子天子亦然雖然顧

命者布之天下傳之後世者也卽位之首稱子以臨可乎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定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是踰年未葬稱公也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葬景王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是已葬未踰年稱王也是故卽位不書子則顯命不得稱王逆子劉稱子王麻冕禘裳稱王皆禮也孔子曰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且古者寢與廟有同稱焉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是也廟門之說何疑于既祔乎蘇氏曰諸侯蓋以問疾至者願氏以爲不然矣雖然王祔之內非會葬遂無諸侯之至者乎其至者皆願于二伯者也諸侯之說何疑于既葬乎抑祔之說願氏爲踰年卽位證也而于經有不可通者作諡而葬祔之說願氏爲王三十七年四月崩葬當在十一月葬則舉諡而日新陟王何歟韋氏此擬規駁亭林脫簡之說最精瑣故附錄之於此

詩類

宋

陳氏 陳氏詩解

二十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二直齋書錄解題二玉海二十八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經義考一

五百

未見

卷義考
一百五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二陳氏詩解二十卷右皇朝陳少南撰直齋書錄
解題二詩解二十卷陳鵬飛撰不解商魯二頌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
可廢深寧先生不以爲然子謂先生是說蓋亦取尊君抑臣之義有爲
言之也

案陳氏詩解錢謙益絳雲樓書目補遺有之

此據舊鈔本絳雲
樓書目粵東伍氏

刻本無
補遺

是國朝初時尙有傳本今則不復可得矣

薛氏

季宣

詩性情說
良齋浪語
集二十七

佚

經義考
一百七

反古詩說自序紹興己卯冬走初本之詩序述廣序越四歲癸未解官
自東鄂始因其說而次第之名之反古詩說或者尤之曰詩古無說今
子盡摛先儒之說而自爲之說真古之遺說乎抑亦未能脫於胷臆之

私乎曰固也古之無詩說也三百五篇之義詩序備矣由七十子之徒

沒經教汨於異端齊魯毛韓家自爲說凱風之義自孟軻氏已失其傳

由軻而來於今又二經義考一百一十七載作已千祀矣今之說而謂之古宜未免乎

胥臆之私人之性情古猶今也可以今不如古乎求之於心本之於序

是猶古之道也先儒於此何加焉弃序而槩之先儒宜今之不如古也

反古之說於是以戾然則反古之道又何疑爲莊姜之詩不云乎我思

古人實獲我心言志同也志同而事一則古今一道爾天命之謂性庸

有二理哉是則反古詩說未爲戾已記有之曰人莫不知苗之碩莫知

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已而蔽於物則古之性情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

孰經義考能作能通信能復性之初得心之正豁蔽以明物因詩以求序則反

古之說其殆庶幾乎良齋浪語

又書詩性情說後走述詩反古說州人項頤用中不吾與曰子今人也

爲古詩傳安知古之不如今也而以反古爲說不亦虛乎走初不入其語久而思之曰用中之言正中吾過夫人者中和之萃性情之所鍾也遂古方來其道一而已矣修其性見其情振古如斯何反古之云說項規吾過不亦宜乎更以性情名篇而書其後曰情生於性性本乎天凡人之情樂得其欲六情之發是皆原於天性者也先王有禮樂仁義養之於內慶賞刑威篤之於外君子各得其性小人各得其欲於是時也君臣吁謨廟堂尊德樂道其民養老慈幼含哺鼓腹雅頌之作不過寫心戒勸告厥成功而已後王滅德而後怨慕興焉於書虞之敕天元首夏之五子之歌於詩幽頌雅南皆是物也言之不足至於形容歌詠有不可以單淺求者此二南之風爲先王之高旨上失其道監誦旣設道路以目雅風世變觸物見志往往託之鳥獸草木蟲魚是非盛世之風有爲爲之也其發乎情止乎禮義吟詠以諷怨慕之道存焉仲尼參諸

風雅之閒以性情存焉爾危行言孫將以順適其性而用之利遵五諫以諷爲上茲其理也周士賦詩見意騷人遠取諸物漢之樂府託閨情以語君臣之際流風餘俗猶有存者詩家之說變風變雅一諸雅正先王之風意怨謗爲性情指斥言爲禮義近求諸內自有不能堪其事者遠又不能參諸楚騷樂府之意其何性情之得而又奚以上通古人之志用情正性古猶今也然則復古之說未若性情之近也曰性情說古

人其舍諸

良齋浪語集二十七

困學紀聞三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關雎作薛士龍曰關雎作刺之說是賦其詩者

案良齋說詩初爲廣序紹興癸未重易槩改名復古詩說後又改爲詩性情說浪語集所載敘跋自述甚明經義考一百七載復古詩說注云一名詩性情說且塵錄復古詩說敘而書詩性

情說後一篇竟未采入疑朱氏所見浪語集或非完本故於改名之故未能憶也反古詩說據自敘蓋專宗小序以訂正異說反古之名固不虛耳項氏疑之殆亦爲攻擊小序之論者乎

溫州府志十陸興癸未進

士項順永嘉人監大軍倉

陳氏傳良

毛詩解詁

曹叔遠止齋文集敘作詩訓義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作詩傳世善堂藏書目錄上續文獻通考一百七

十三並作毛詩解今從止齋文集附錄蔡幼學行狀

二十卷經義考

佚經義考

一百七

四朝聞見錄甲止齋陳氏傳良字君舉永嘉人考亭視爲畏友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臧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

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荅以公近與陸子靜鬪辨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云與門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辨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建安袁氏申儒爲公門人序其傳末

蔡幼學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公有毛氏詩解詁二十卷周禮說三卷春秋後傳十五卷左氏章指三十卷平生篤於學易嘗爲之說而未及就止齋文集附錄

朱子語類八十一問器遠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君舉詩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卻有意思

陳植木鐘集六止齋謂檜亡爲東周之始曹亡爲春秋之終乃以爲聖

人係曹檜之詩於國風之末卽其思周道思治之語爲傷無王無伯之
驗愚謂周之東遷豈專關於一檜之亡而春秋之終豈專係於一曹之
亡止齋之言是歟非歟

案以上問

詩序出於漢儒不可憑據春秋傷無伯之說亦是說者之談聖人作春
秋決不解主張伯道以詩序證春秋自是船上繫帆但止齋之言意謂
當無王無霸之時唯小國滅亡最先故小國思患最切是以聖人繫詩
作春秋每於小國觀世變非謂由此二國致禍也

困學紀聞三止齋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鄘特徵國也而
國風以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浸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
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鄘然君子以爲是一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
能正之是故以幽終

案止齋文集三十八荅張端士弟三書云毛氏詩傳澳汨有年

久欲爲發明之因附已見其下且以補呂塾之缺自今夏落筆
近緣過客廢矣未期其成就也有暇見過略觀綱目爲佳可見
止齋治詩恪守毛故不爲新說與葉氏四朝聞見錄所述可互
證又第二書云某病軀日衰弱漸漸了得春秋一書更侵砌結
裏詩傳第四書云某近復苦泄瀉今幸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
浸久是結裏之證也萬事已置勿論惟春秋後傳垂成尙欠刪
潤不免病中勉強詩說盡幽風雅頌亦未落筆此書又看天命
如何耳據曹叔遠序止齋文集云未脫麈有詩訓義則與張書
疑卽止齋卒年之作所謂風雅頌尙未落筆者後未知竟何如
也止齋詩解明時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尙載有鈔本今則不
可復得矣宋代說詩宗序傳者自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范
處義詩補傳外庶得止齋此書乃呂范兩書今皆尙有傳本而

解詰竟歸散佚古訓不明不重可惜哉

又案止齋文集三十八答朱元晦第二書云某衰惰之跡幾自

絕口門廡

明正德本誤廣
命從陳用光本

而長者口尙教之便中再拜真翰之

貺感激不可言口

陳本作承
明本缺

此先施豈口

陳本作忘
明本缺

附報官事

擾擾及今始遭辱幸察之非敢望也來徵詩說甚荷口包所見

何稟豈向時聚徒所爲講義之類則削棄久矣年來時時諷誦

偶有興發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誠有之當於長者有隱耶

又集三十七答胡季隨書云近得晦卷書索詩
說某初無詩說亦告者之過也與此可互證

區區愚見但以

雅頌之音口勺

明本勺上缺一字
載作簫勺案簫勺

羣慝訓故意
疑當作章

朱子語類

世房中歌謠類及明本並不誤
陳本作消鍊蓋臆改今不從

羣慝訓故意各本並同句付之

諸生尊意以爲何如每懷企慕三十年閒不在人後會并差池

未有瞻侍之幸聞見異同無從口

陳本作指語類
作就明本缺

正聞欲以書

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口

陳本作至語類作又明本缺

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學者轉務夸毗浸失本指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

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不數月還浙可圖卽償此願

尺楮匆匆但有悵結

此書足及朱陳論學異同正德本文多詞缺陳本逞肌增改殊不足據朱子語類所

載亦非全文今故具錄於此以便攷覈

葉氏所述蓋卽指此書至所稱以千七百

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等語則

集中未見或出袁申儒序述止齋語也其言明確自可箴考亭

之失而近人當途夏旻讀詩劄記乃深致詆排以爲止齋傲然

自大且曰毛公彤管之傳未見成文其所說彤管亦不過御夕

進退之法非關大典千七百年不知何所指也又謂朱子以彤

管爲淫奔之具不惟集傳無此四字且淫奔之具果係何具鄙

俚之談實所未解又鄭釋城闕以爲國人廢業但好登高毛公

所謂乘城而見闕是也朱傳輕儇放恣亦是往來之兒何嘗以

城闕卽爲學校之地乎偷期之所集傳亦無此語以上皆夏氏讀詩劄記語

且錄朱子年譜節引止齋書以爲位置之高不可一世之概具

見言表今考止齋與朱子原書詞氣和平絕無敖睨之語夏氏

未見止齋止據節引之語字句譎奪不一而足不復詳考遽用

深譏不亦謬乎至毛傳彤管之說在今雖無可攷然毛公先秦

大儒其述古制必非無徵況毛詩西漢之末始行而武帝時董

仲舒荅牛亨問已有彤管之說崔豹古今注下引劉向本習魯詩而五

經要義說彤管與故訓傳合歐陽詢藝文類聚十五引可證毛詩自有所本

且左氏定九年傳亦云稱女之三章取彤管焉雖未明言彤管

爲女史之禮然其非淫褻之物固無可疑也夏氏一意尊朱于毛

氏說一則云未見成文再則曰非關大典夫秦漢遺書百不存

一若皆以未見成文遽興疑難則漢晉經說不可信者多矣妃

匹者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女史記過尤爲宮闈良法更不得云

非關大典也女史之名雖始周官然元公立制因革參半彤管

之掌或襲夏商

毛傳古后夫人必有女史毛公六國時人已云古有則不自周始可知大戴禮記保傅篇引青

史氏說亦有女史之文

漢書藝文志青史子五十七篇注古史官掌事也青史亦非周史官皆可爲女史之官起於夏殷之證

千七百者三代歷年之數耳夏氏云不知何指毋乃佯爲不解

乎至青衿之城闕雖非卽學校而闕懸象魏治教攸闕亦學校

中之字

說本陳氏與毛詩傳疏

故小序以爲刺學校也集傳於靜女子矜

皆云淫奔之詩彤管則云不知何物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

則所謂以彤管爲淫奔之具城闕爲偷期之所者未爲誣矣大

抵夏氏之學喜以尊崇朱子博正學之名其所著讀朱賀疑於

永嘉之學頗致不滿說經亦墨守考亭蓋黨同伐異之論不足深辨也

陳氏

謙

詩解詁經義考

佚經義考

一百八

案易庵陳副使謙宋史三百九十六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武功傳並有傳馮雲濠校刊宋元學案五十三副使陳易庵先生謙傳下坵引謝山學案劄記云先生著有續周禮說續毛詩解續春秋後傳續左氏章指易庵集永寧編廬山詩記詩當作行攷易菴詩解詁周禮說春秋解各目著錄均不云續止齋書萬厯溫州府志藝文門載易庵著述無春秋解而有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蓋係誤文觀樓宣獻敘後傳章指並不云易菴有續編之作足諒其非矣全氏劄記沿王志

之誤又因詩詁禮說書名偶同而易庵復爲止齋學侶縣揣其

爲廢積而作實無塙證也其後謝山補定學案於易庵小傳止

云箸毛詩解詁周禮說皆不著續字其續春秋後傳左氏章指

則并不列其目是謝山亦自知其不足據矣馮氏所引學案割記載永嘉諸儒著

述外誤至多今不悉辨也謹發其凡於此

林氏

拱辰

詩傳經義考一百八

佚經義考一百八

萬厯溫州府志十一林拱辰有詩傳刊於平江

案林安撫拱辰萬厯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宦業傳並有傳

宋時平江府屬兩浙西路浙西提刑提舉於此置司見祝核方輿勝覽二

平江府今江蘇蘇州府范成大吳郡志七提舉常平茶鹽事朝奉郎林拱

辰嘉定元年閏四月到任二年除直祕閣淮東運判是拱辰嘗

爲浙西提舉舊府縣志並未載詩傳之刻當在其時矣

戴氏漢續呂氏家塾讀詩記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並

八並作續讀詩紀四庫全書總目十五

三卷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

宋史藝文志一四庫全書總目十五

直齋書錄解題二岷隱續讀詩記三卷戴溪換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

呂氏於字訓章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爲名其實自述已意亦多

不用小序

四庫全書總目十五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卷宋樂大典本宋戴溪所續呂

祖謙之書也溪永嘉人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歷官工部尙書華

文閣學士卒贈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諡文端事蹟具宋史儒林

傳傳稱溪字有望黃巖日鈔亦同而沈光作溪春秋講義序稱字少望

震爲溪同時人不應有誤溪子摘刊父遺書乞光作序亦不應有誤或溪有二字歟溪以呂氏家塾讀詩記取毛傳爲宗折衷眾說於名物訓詁最爲詳悉而篇內微旨詞外寄託或有未貫乃作此書以補之故以續記爲名實則自述己意非盡墨守祖謙之說也其中如謂稟梅爲父母擇婿有狐爲國人之憫餒甘棠非受民訟行露非爲侵陵故書錄解題謂其大旨不甚主小序然皆平心靜氣玩索詩人之旨與預存成見必欲攻毛鄭而去之者固自有殊溫州志稱溪平實簡易求聖賢用心不爲新奇可喜之說而識者服其理到於此書可見一斑矣原本三卷久佚不傳散見於永樂大典中者尙得十之七八謹綴緝成帙仍彙爲三卷永樂大典詩字一韻闕卷獨多其原序總綱無從補錄則亦姑闕焉

黃震慈谿黃氏日鈔四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

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詩之未及者至孔氏疏義出而
二家之說遂明本朝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爲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
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
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記 螽斯戴岷隱
云螽斯喻子孫非喻后妃愚按螽斯羽振振兮是詠子孫宜爾字方是
指后妃 芣苢戴氏謂此詩見一時同輩相與之樂此語蓋得其氣象
有齊季女諸家以季女爲指大夫妻蓋已嫁者也古注以爲古者先
嫁三月教于公宮教成祭之戴岷隱取其說云與昏義合 甘棠古說
謂召伯聽訟不欲勞民而就之也岷隱謂召伯行省風俗偶憩棠下非
必受民訟亦非有意於不擾晦庵雪山華谷並合 案雪山王質著詩總
聞華谷嚴粲著詩緝
行露岷隱謂男有強委聘者女不從而訟引烈女傳爲證則詩序侵陵
之說殆非也特不成婚而訟耳 標有梅諸家皆以爲女子之情岷隱

云求我庶士擇壻之詞父母之心也合從之 不我以其後也悔岷隱云不我以正是置之於無所與事之地非遇勤勞也已乃寬釋曰久當自悔且有以處我嘯歌以俟時不必過爲戚戚也無所怨尤此爲勝之美恩按此說得之諸家皆泥序文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古說多未明惟岷隱云自憐其誠切而意不得伸也愚按詩云洵美且異則洵爲誠信之意岷隱近之 桑中自詩序至毛鄭至禮記以桑閒濮上爲亡國之音皆以此詩爲淫奔者之詩故近世晦庵詩傳岷隱續詩記華谷詩緝言人人同 永矢弗諼程以爲弗忘君但後章弗過弗咎處難通今詩傳詩緝與岷隱皆謂不與世接弗諼者不忘此樂也 有狐綏綏毛以爲匹行貌朱反之以爲獨行求匹貌李迂仲祖毛說云狐尙匹行而女乃無夫家戴岷隱以綏綏爲安閑不迫似皆得詩意諸家祖朱說而反古說者特以狐非美物不欲以綏綏爲安閑言其善狀耳然恐詩人

託物起興不以此拘也心之憂矣之子無裳諸家主古說以爲婦人欲嫁之辭岷隱謂國人作也云未有妃耦猶之可也衣帶之屬無與治之此可念爾亦覺優游得詩人之意 獻于公所晦庵以公爲莊公華谷遂以爲叔段在鄭從莊公出田暴虎以獻氣凌其兄岷隱曰言勇力之士暴虎以獻于叔也此詩御中節射中度既事而退意甚閒暇知暴虎者非指叔言也愚按公所之公非公侯之公也段爲京城之主其所寓卽公所也此句恐合依岷隱說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古說皆謂賢妃欲其夫之早起誤以蠅聲爲雞聲戴氏曰哀公荒淫雞鳴矣乃託辭曰此蒼蠅之聲爾東方明矣乃託辭曰此月出之光爾一以爲賢妃之言一以爲哀公之言未知孰是 東方之日諸家皆以日爲喻君然詩中似無此意惟戴岷隱云男女相奔不夙則莫日出早也月出莫也此爲近事情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古說謂女嫁三月廟見方執婦功女者

未見廟之稱而使之縫裳是爲儉急晦庵亦從之特好人提提古說亦以爲新昏之婦晦庵則以爲大人云大人之儀容如此若無可刺惟褊心爲可刺耳至雪山岷隱華谷三家則以古說爲未然岷隱云謂葛屨可以履霜不計其厚薄謂女手可以縫裳不擇其能否織夫細兒矜情衣服顧影自喜時亦有之彼非不楚楚然可愛惟是褊心是以爲刺也無衣詩中之詞則戴岷隱得之曰己不請命於天子其大夫乃爲之請命於天子之使蓋武公自嫌強大不肖少屈使其大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觀其詩詞傲然可憤豈曰無衣自詭強盛也不如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衣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當是時晉猶未強非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辭也外示強大中實歉然真情所見不可掩也三昧此說則晉不容不假重於周又不肖甘心輸情於周周王之受賂正墮其奸謀無衣之詩尙足爲美也哉 載獫狁驕諸家皆以

爲田犬名長喙曰獫狁短喙曰歇驕王雪山巖華谷戴岷隱三家以爲田
畢而遊園載獫於輜車以歇其驕逸矜其車甲戴岷隱曰襄公志在
復仇婦人閔其君子無怨詞焉 蜉蝣朝生而暮死岷隱謂非朝生暮
死乃生於土中朝出而暮死喻微有浮驕鮮不速亡者 一之日二之
日岷隱曰一日二日說者以爲周正豳風先公之事周未建正也夫數
窮於十自正月至十月數之窮也故詩人以十有一月謂之一日自一
而數之避月而言日者懼其與月相亂也愚按晦翁云一之日謂斗建
子一陽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二說相參方備 女心傷悲殆
及公子同歸岷隱曰此詩三言公子獨以同歸爲女公子亦恐不然癡
女子觀公子之貴庶幾與之同歸亦人情之相念也 改歲東萊曰十
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尙矣岷隱曰十一月謂之改歲者蓋十
二辰至于亥而止復起于子故謂之改歲非三正之謂也 周道倭遲

不遵將父諸家皆以將爲養戴氏曰將非養也扶持奉侍之謂 靡暨
戴云苦而易敗爲之監苟成必易敗故出使之不可亟歸者謂王事之
不可使易敗也 庭燎夜如何其古說皆爲宣王夜興而問早晚戴岷
隱曰夜如何其非宣王之問也詩人見庭燎之光聞鸞和之聲知天子
之視朝問夜何時乎夜猶未央也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此二句古無
成說東萊以爲責在位之公侯曰賢者去朝時事可知爾公侯猶逸豫
而不知懼乎其說已爲明白戴岷隱亦云公侯不以賢才爲念逸豫無
度賢者不甘雷 無將大車戴云詩意未嘗及小人非悔將小人也世
既亂矣力微而挽重無益於事與無田甫田之意同 楚楚者茨言抽
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岷隱曰去茨棘而藝黍稷 陶復陶穴古謂
陶爲窰復爲重複之窰穴爲陶其壤而穴之言土室也蓋謂古公亶父
居其窰窰土室之中如此愚按窰窰者陶瓦之地非人生所居之地也

王雪山曰陶今之土墜也以陶爲蓋於其上謂之復以陶爲基於其下謂之穴此言以土墜爲居也戴岷隱曰先陶于復穴將以營室家此言以未有室家而陶瓦也二者視古說不同而稍近人情覺岷隱之說爲尤近 假樂諸家以六句爲章岷隱華谷以四句爲章文義甚順 無不能止戴曰靡有不能而止者 陟降庭止古以庭訓直晦庵以爲若見其陟降在庭義極明白戴說同 湯孫諸儒皆以湯孫爲指時王之主祭者岷隱始謂詩曰於赫湯孫則湯孫不應自誇遂指爲商世之先三然下文云湯孫之將則先王豈自奉祭祀耶樂以悅神故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以侈言其樂之美如飲食云苾苾芬芬以侈言其飲食之美凡以悅神非自誇也武王之祝山川也自稱有道曾孫古人初無後世之嫌直以契合神心而已

經義考一百八戚雄曰戴岷隱謂有狐爲國人憫鰥夫則表國人之仁

心固勝於彰寡婦之淫志其謂標有梅父母之心也求我庶士乃擇培
之辭至哉言乎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秦岷隱續讀詩記最爲黃東發所推明以來久無傳本乾隆間
始從永樂大典輯出國風缺十二篇小雅缺十篇大雅缺五篇
三頌缺四篇若標有梅無衣諸篇說見於黃氏日鈔者大典竝
缺重輯本始据日鈔補錄蓋其佚者多矣其書雖云廣續呂記
然體例與彼迥異逐篇各自爲說不復臚列舊訓持論醇正於
枝言曲說芟除殆盡而反覆闡明多得詩旨其閒如行露旄丘
兩篇引列女傳何彼襍矣篇引左傳杜注有女同車篇引長樂
劉氏說鼓鐘篇引鄭箋說亦偶有援證然寥寥數條殊不多觀
蓋意在綜貫大義不以攷訂見長也

三卷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案岷隱詩說嘉定初應景獻太子命所作見宋史本傳萬厯溫

州府志藝文門 載其卷數與續讀詩記同則疑詩記乃就詩

說彙本重爲刊定者惜詩記原序今已不存無可攷覈也

經義考不

載詩說蓋朱氏意亦以詩記詩說爲一書

錢氏

文子

白石詩傳

二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投經圖四作十卷經義考一百九引宋志作三

十卷並誤

未見

經義考一百九注曰存

魏了翁序古之言詩以見志者載於魯論左傳及子思孟子諸書與今之爲詩事實文義音韻章句之不合者蓋十六七而貫融精粗耦合事

溫州經籍志

卷二

變不啻自其口出大抵作者本諸性情之正而說者亦以發其性情之實不拘拘於文辭也自孔孟氏歿遺言僅存乃皆去籍焚書之餘編殘簡脫師異指殊歷漢魏晉隋久而無所統一上之人思所以救之於是尙書存孔三禮存鄭易非王氏不宗春秋惟優左杜詩專取毛鄭士豈無耳目肺腸而不能以自信也則靈倍往聖不刊之經毋違時王所主之傳所謂傳者千百家中一人耳而一時好尙遂定爲學者之正鶴估畢訓故悉惟其意違之則曰是非經指也以他書且不可況言詩乎詩之專於毛鄭其來已久舍是誠無所宗然其間有淺闇拘迫之說非皆毛鄭之過序文自一言而下皆歷世講師因文起義傳會穿鑿之說乃敢與經文錯行而人不以爲疑毛傳簡要平實無臆說無改字於序文無所與猶足以存舊聞開來哲至鄭氏惟序是信則往往遷就迎合傳以三禮彼其於詩於禮文同而釋異已且不能以自信也而流及後世

則皆推之以爲不可遷之宗迨我國朝之盛然後歐蘇程張諸儒昉以
聖賢之意是正其說人知末師之不可盡信則相與辨序文正古音破
改字之謬闢專門之隘各有以自靖自獻極於近世呂成公集眾善存
異本朱文公復古經主叶韻然後興觀羣怨之旨可以吟詠體習庶幾
其無遺憾矣永嘉錢氏又併去講師增益之說惟存序首一言約文述
指篇爲一贊凡舊說之涉乎矜己訕上傷俗害倫者皆在所不取題曰
錢氏集傳又別爲詁釋如爾雅類例者使人便於習讀始公奉使成都
嗚呼聖人之經猶王室也二牧三監九宗五正相與同心僂力黜其不
衷疆以周索雖匪風下泉之弱也苟有是志猶足以維持人心況鉅人
价藩寶翰王略子懼不得與於執事其何敢辭錢公名文子字文季永
嘉人蚤以明經厲志有聲庠序仕至宗正少卿學術行誼爲士人宗仰

云經義考
一百九

喬行簡序詩者人心之所存有感而後發者也故國風雅頌莫非憂樂
怨慕之所形見言詩者必自夫治道之隆替詩人之性情而索之斯足
以得其意而達其微泥諸儒襍出之說而無優柔自求之功則其義隱
矣小序之於詩其說固未必皆不然也前輩之傳詩乃有削去而不存
者今白石先生之詩傳亦獨有取於篇首之一言豈非前後講師各出
己見間不免於自相背戾而適以紊亂詩人之意乎士方入小學時詩
之與序混然於句讀誦習之初彼固視之皆經也迨夫稍通大義序之
說或主於內且將牽合詩意以就之此其爲詩之病痼矣志於傳授解
惑者苟不爲之拔其本根而去其所先入安能使之以詩求詩而自有
所得哉此殆黜異尊經之意故雖若失之易而不暇問也至於他所發
明如世變之自興而趨廢人情之懷舊而愴新或致愛於君而引咎於

己或委順於天而無惡於人者先生尤致意然亦不過一章之中釋以數語一篇之後贊以數辭而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固已爲之煥然善逆詩人之志者豈必待儻費哉行簡昔嘗從先生游聽言論如引岷江下三峽滔滔乎其無涯也今是書乃謹嚴簡要如此則知先生之學自博而之約歲殊而月異矣同門湯尹程嘗爲余述先生病革時言曰吾於詩傳尙多欲有所更定又以見其用功之不已所詣之益深也先生姓錢氏諱文子字文季永嘉人入太學以兩優解褐仕至宗正少卿乾道諸老之後歸然後學宗師白石其徒號之也沒今二十餘年司馬文正公之孫述自尙書郎出守永嘉行簡知先生有是書而未廣也又知郡太守之賢可屬以此乃訪求於湯尹之姪時大俾偕詒釋刻諸郡齋云紹定六年六月朔

續義考
一百九

直齋書錄解題二白石詩傳二十卷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文季撰所

居白石巖因以爲號

詩訓詁

授釋圖詩四作詩故訓今從宋史藝文志一經義考一百九

三卷

宋史藝文志一授經圖詩四經義考一百九

未見

經義考一百九注日存

經義考一百九引徐秉義曰錢氏詩詁三卷曰釋天曰釋地曰釋山曰釋水曰釋人曰釋言曰釋禮曰釋樂曰釋宮曰釋器曰釋車曰釋服曰釋食曰釋禽曰釋獸曰釋蟲曰釋魚曰釋草曰釋木凡一十九門

案白石錢少卿文子冲虛處士朝彥子萬麻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儒林傳並有傳詩傳訓詁宋時有廬陵永嘉兩刻本其書國初時尚存絳雲樓書目補遺及經義考並列其目乾隆以來儲臧之家於宋元祕籍接訪不遺餘力而此二書絕無著錄不知天壤內尙有傳本否鶴山魏文靖公序偁其去講師增

益之說惟存序首一言約文述旨篇爲一贊題曰錢氏集傳又別爲註釋如爾雅類例者使人便於習讀是白石此書亦槩括閎旨逐篇總釋與戴氏續讀詩記體例相似而訓詁字義別纂專書則較戴記尤爲詳備其云篇爲一贊疑原書卽以篇後總釋目之爲贊鄭康成有易贊書贊孔穎達向書序正義云避其解故也白石蓋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注亦竊取斯義白石別有論語傳贊以蔡節論語集說所引考之亦係訓釋之語是其塙證非必如史家論贊之體也至魏序云題曰錢氏集傳而書錄解題以下諸家目錄並止偁詩傳今既未見其書原本標題傳上有集字與否未可臆定也

案陸德明毛詩釋文引鄭康成詩譜謂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至唐成伯嶼毛詩指說始云眾篇小序子夏惟裁初句其下皆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詞其說考之於古頗爲符合然

未嘗區分優劣也自北宋邱鑄作周詩集解只取序中第一句

後句則削之邱書今不傳此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一厥後說詩諸家如蘇轍集傳

李樛詳解並祖其論白石此書亦惟存序首一言蓋與邱蘇李

三家說同雖信古未篤然猶瘡於擯棄序傳而以憑虛臆測求

風雅之旨者矣

湯氏

建

詩衍義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經義考一百八。萬厯温州府志十七作詩衍義

佚經義考一百八

戴氏

仔

詩傳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一

佚

王氏

興之

詩說袁甫蒙齋集十一

佚

案東巖王通判與之萬厯温州府志理學傳咸豐樂清縣志儒

林傳並有傳所著詩說宋以來書目並未著錄舊府縣志亦不載惟蒙齋集十一贈王次點弟二序曰有關雝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先儒之確論乎王君次點作周禮訂義予猶不獲盡觀全書且未見次點所述詩說噫說關雝麟趾之詩易耳關雝麟趾之化惟三代聖王能之後世之漢高皇唐太宗尙不足進此然則周官將何時而可行乎曰聖經與天地並世有否泰道無終極有王者作克己以正本齊家以範物宮府一體朝廷邦國爲一人左右讐御皆良士后妃嬪婦無私謁廢置誅賞盡出于一人而奇衮不正之習無纖介奸乎其閒此關雝麟趾之化而卽周官法度之所由行也余雖未見詩說固可以心會矣蓋袁氏亦未見其書也

又案戴文子浣川集五樂清王次點東巖記王君次點以詩書

周官太史班范書東嚮爲人師者二十年其學長於講說引類
貫倫斂博歸約爲文峻潔雄特下筆不自休文子之言如此亦
足徵東巖于周官之外又治詩書三史矣

方氏

維學

詩經本旨

闕卷陳氏清
穎一源集二

佚

項氏

喬

詩臆說

甌東私
錄十

佚

案甌東項參政喬萬厯温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
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所著詩臆說舊府縣志未載惟初刻
甌東私錄十載其爲廣東參政時公牘有爲校正詩經通解事
云照得詩經雖有朱子集注而近世說詩者爲舉業所累分章
析句截前塔後遷就其題目而詩之本旨遠矣已經本道與張

提學希舉會委從化縣教諭傅陽明新興縣教諭林章取少詹事黃泰泉公佐詩笏通都憲李三洲公義壯詩備忘及本道詩臆說隨宜損益合成詩經通解以示後之讀詩者云云是甌東曾著是書今與傅陽明林章所輯詩經通解並未見傳本

夏氏

大揮

詩經漁樵野說

六冊

存遜學齋
臧鈔本

漁樵野說吾鄉逸民夏氏爲毛詩詳說之也漢初言詩者四家申公先達故魯詩先立學官轅固生韓嬰繼出異流同源並行於世惟毛氏纘緒西河顯最遲而行益遠三家漸以衰息加以鄭箋孔義辨證精詳毛詩蓋無遺說矣是以魏晉以還儒者咸尊經學於易書禮傳羣議紛煩獨於詩未聞歧義宋儒興獨尊德性指心爲師期以理道求一貫遂迅

温州經籍志

卷二

三

掃漢唐舊疏詩經始有朱子章句自後取士者奉爲功令而毛詩亦衰矣不知詩序不可廢也禮經典制殊時無與於後世辨者凡說聚訟朱子不無廓清之功惟詩主性情與感無端言多寄託毛詩謹守師承明作詩之毋邪使毋以辭惑此詩之體貞也原情闡義卜子夏之言詩也若韓詩外傳斷章取義藉申已說則詩之用廣也觸類旁通端木子之言詩也朱子削之望文生義多以詞害意者宜乎不厭人心也夏子前朝遺老名附乙科因世難未平隱居不仕自號逸民不欲以儒自居故仿蘇公託之漁樵其說原本正義閒存朱說還其是而於詩人志意之幽深情趣之超妙

略跡傳神而於二南國風尤得風人之旨清言雋辨匡鼎解頤殆如斯乎篇中博採諸家逸說而同時陳臥子獨多殆有同志抑嘗就正者歟先生當日禦寇靖難保全鄉里遺德在人久儀其人今二百餘年矣子姓氏微手澤無存此書余子

用霖近偶見於他氏剝蝕幾乎沈沒余幸得而讀之閒有煩冗贅說不揣固陋僭爲刪節以成完璧俟有力者助之行俾知永嘉之學後起尙有人焉不惟下邑之光也已同治十年辛未四月旣望鄉後學林鶯太冲父謹序

歲辛未泰順老友林太冲廣文以其邑先輩夏逸民先生所著詩經漁樵野說寄示先生爲殘明宏光副貢國變後希蹤夷惠隱居著書而是書郡經籍志不著錄董霞樵羅陽詩始採先生古今體詩十四首謂著有閒園詩草亦不言有此書蓋皆未之見也所說詩一本溫柔敦厚之義能於詩人言外之旨涵泳尋繹而得之一洗宋以來宗序攻序兩家門戶之見至變雅諸篇尤反覆於小人肆毒賢者蒙禍與夫天變民瘁之故不啻痛哭流涕蓋其身經板蕩蒿目批政故言之深切詳盡如此此固黍離麥秀之感發於衷之不容已然亦有天下者之殷鑒也惟閒

有佻於纖俗之論尙未免鍾譚習氣則明人說經之通病然爾先生風節之高今讀其書猶可想見而斯編迄今已二百年迭更寇亂其子孫猶能保守勿失亦足覘山中風俗之度亟爲寫而存之并書其後以原書還之太冲俾歸其後人尙謀所以刊布之以久其傳哉同治十一年歲在壬申九月二十三日止菴退叟孫

仲父止菴先生跋

林用霖夏逸民先生傳逸民者勝國遺老也姓名大輝字啟涵國變後號逸民篤學勵行困於名場宏光中始以副貢入南雍南都陷歸隱不仕著書以自娛今所存漁樵詩說其一也

國朝

朱氏肇濟詩經演注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詩經演注永嘉朱肇濟楫如著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康熙庚午舉人朱肇濟處州教授振興學校士人

則之箸有詩經講義

葉氏

嘉倫

詩義解頤

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刪定周頌

寶香山館集十七

温州經籍志卷二終

吳興沈維伯校

温州經籍志卷二

三